

革命前辈王定国（大家都称呼她为王妈妈），度过了百年风雨人生。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隆重的庆典上，众星云集，高朋满座，摆满了贺联贺辞。其中有一副祝寿联写道：

贫富不羁贵贱不羁淡泊以明志  
阴晴一样甘苦一样仁爱而待人

这副贺联是与王老有过半个多世纪交往的“忘年交”，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曹硕龙和人民日报著名记者丁浪夫妇敬送的。丁浪在“文革”前曾代表她供职的报社约请谢觉哉老前辈多次为报纸撰写诗文，建立了编辑与作者的交往。谢老辞世后，丁浪被有关部门借调去撰写《谢觉哉传》和纪念文章。王定国老妈妈待其如家人，向她讲述了许多关于他们如何待人处世、严格教育孩子的往事。如今，曹、丁夫妇这副祝寿联，正是对王定国

老人如何处变不惊、淡泊明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品格的高度概括。而其中“仁爱而待人”，更是对王老高尚风骨的赞美。

“仁爱待人”是中华民族伦理学说中的精华。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 仁爱待人见风骨

缪俊杰

“智者乐，仁者寿。”“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所说的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是说“仁者”是能爱能恨的。王定国老妈妈正是一位仁者。她从小参加革命，徒步万里长征，又历西路军之艰险，遭遇千灾百难。世事沧桑，命途多舛，而她能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做到了“贫富不羁”，“贵贱不羁”，“阴晴一样”，“甘苦一样”，“淡泊人生，仁爱待

人”。她长寿百岁，正是“仁者寿”的印证。

王定国老妈妈一生坚持“仁爱待人”的理念和行动。我的同事丁浪向我讲述过许多王老妈妈“仁爱待人”的故事。丁浪在1981年11月1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有关王老帮

助我家的一段往事。王老“仁爱待人”的美德令我刻骨铭心。

事情是这样的：30多年前，我的女儿得了心肌炎，四处求医。丁浪告诉我：王定国老人的儿子也得过这种病，由一位中医大夫治好了。我托丁浪向王老打听这位老中医的姓名和住址。没有想到，与我素不相识的革命前辈王妈妈却慷慨允诺，并亲自带我的女儿去找这位老中医看病。那时交通不便，王老没有汽车，市上也没有出租车。已经快70高龄的老人，坐着112路公交车于七点之前赶到朝阳门外的神路街，在车站等候着我们，然后同我们一起步行到芳草地的居民楼，登上6层老中医大夫家。大夫热情细致地为孩子把脉看舌开药方，并嘱咐家长如何护理好孩子。他的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让我们十分感动，我们无以回报，只好用领袖的话鼓励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王老的热情帮助和大夫的精心调治下，我女儿的病治好了，上了中学，进了广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然后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二十多年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议上，我又见到王定国老妈妈，讲起当年她“仁爱助人”的这件事。我对王妈妈说：中国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但你给我们家热情无私的帮助，连我们的一杯茶一杯水都没有喝过，实在对不起啊！王妈妈笑着说：“小事一桩！”《朱子家训》里说：“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大气啊！王妈妈的这种气度令我终身难忘。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名医大夫。当时大夫名满京城，向他求医者门庭若市。当时他为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书生的女儿尽心治疗，分文不取。而且连续看了几个月，不烦不躁，不嫌不弃。那时社会风气很好，医患关系也很好，没有所谓“红包”这一说。我当时每月只有62元工资，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品。女儿病好后，我十分过意不去，囊中羞涩，家无长物，便将家人送给我的一套景德镇餐具转送给他。送去的那天，大夫家没有人，我们将餐具放在邻居家，托他们转交。后来听说他跟儿女出国了。如果他仍健在，也该是百岁老人了，我们都怀念他。

时过境迁，与时俱进。时下提倡“学雷锋”。按实说，王定国、大夫该是雷锋奶奶辈、爷爷辈的人物。他们的行为也应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雷锋当年助人为乐，把素不相识的老太太接到部队军营里来，也就是这种“仁爱待人”的精神吧。王定国老妈妈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今天应该得到更大的弘扬！

现代城市里，人们的饮食多是上饭店、餐馆，吃名厨名菜而已。前些日子，《舌尖上的中国》风靡海内外，中国饮食的影响力、传播力迅速崛起。在古代小说的描叙中，先民的聚餐，多是去茶馆的，既节俭又富有情调。青浦淀山湖畔的古镇和古青龙镇繁华的海港码头，多的是茶肆，这便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代表。江南的“茶馆”，也称“熟食店”，但它不是如今人们印象中的那种卖鸭脖子之类，仅可带回去的那种熟食店。那时的“熟食店”除了熟食外，还兼让人们坐下来稍消消费。设宴的地方称为“酒肆”，而熟食店卖冷食兼喝茶，称之为“茶肆”。人们喝茶饮酒是由头，坐在那儿天南地北、人情世故地乱谈，才是目的和追求，这是真正诗意般慢生活的享受。

## 阿婆的「舌尖」会

曹伟明

在青浦淀山湖畔流行着别具一格的喝茶文化习俗，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阿婆茶”。在商榻地区，阿婆们有事无事常常相聚喝茶，家家户户灶间里都有一只壁灶，那用火炉烧出来的淀山湖纯净水，泡出来的绿茶，很是清醇、香甜、解渴，当地人称之为“阿婆茶”，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阿婆们优哉游哉地体悟着这种慢生活，轮流作东，边聚会边做活，边喝茶边聊天，有滋有味很有品位，心情放松，天南地北，家长里短，唠叨着生活，真正吃气氛、喝情调，弥漫着乡情，抒发着情怀。桌上摆满了菜菔、萝卜干、酱落苏、酱黄瓜、鲢鱼干、泥鳅干、茭白干、圆团、塌饼，成为一场食物制作的手艺秀。每逢节庆喜事，客堂内，丝竹悠悠演奏着乐曲，宣卷队演唱着新闻，故事员讲述着故事，这便是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声有色的生活空间，是一种智慧的生存。人情茶肆，舌尖上的享受，富有人生百味的茶点食物，累积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阿婆们每月一次喝茶的“舌尖会”，满足了人们的“品尝之欲”，感受到了“身心之快”，使人回味无穷。“阿婆茶”让碧水绿茶浸润出“苦中有甘”的滋味，同时，激发了他们的灵感，“阿婆”系列产品的创造、创意和创新，涌现了阿婆粽、阿婆豆干、阿婆糕点……汇聚了阿婆们舌尖上创意经济的浪潮。美食的味道，更是文化的味道、智慧的味道，源源不断，阿婆们把文化传承与聪明才智融合在一起。“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让生活的滋味才下舌尖，又上心间。它不同于如今的餐饮，现代社会人们的餐桌上有的是奢华，但少了阿婆茶肆的温馨和趣味。很多饭局，真正成了一个个“局”，只是金钱的比拼，色香味的堆积，成为谋取利益和谈判要价的砝码而已。

吃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态，吃的享受需要有钱有闲，更要有趣，食物的制造更是一种创意和创新，不要让传统的美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记忆，更要让“阿婆”们的舌尖会，常聚常新，衍生出一种江南特有的“阿婆系列”文化创意的产品。

如果失去参照物，究竟时间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坐在机场候机厅、坐在家中沙发、坐在咖啡店、坐在会议室、坐在开开停停的出租车上，时间塞在望不见头的高速路上……但打开的是同一个文档，做着的是同一件事，仅以此参照，时间并没有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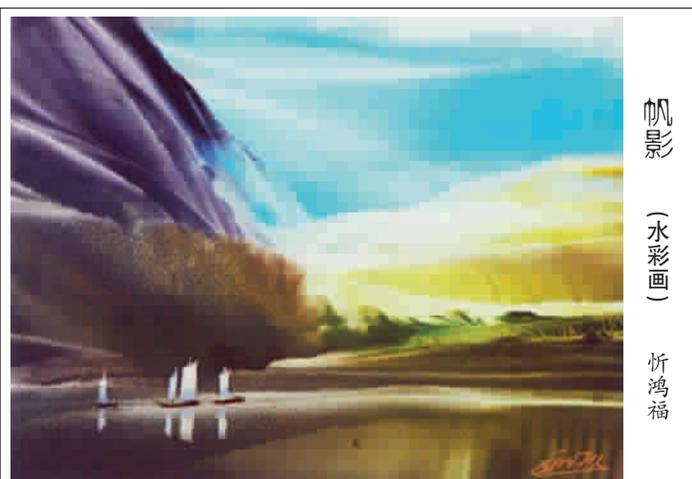
确切地说，我们常会去讨论的时间，在物理学上只是“时刻”，它有明确的发生和截止点，是时刻的间隔。物理学上，“时间”定义为规律性的“参数”，是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变化规律。人类善用时间的计量存在，目的是彼此规导行为次序定义的一致性，并加以做前后比对，便于类群之间的活动。

由于古巴比伦人相信1“年”是360“天”，太阳每天走1步

（度），周期循环后形成了圆，终点与起点闭合，再度开始新的轮回规律。这令自古以来时间进制，大都为60进制。中国人的“六十甲子”也是如此。

六十，是中国意义的一个循环终结与新生。因参照系的不同而各具其意。

当收到一封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周年年的约稿函——它贴着邮票，不疾不徐地来到办公桌前，埋在快递堆里，几日后才发现，才记起其实早已通过便捷的手机短信被告知过。就这样，书函通过通讯方式更新时代存在的传统通讯方式，是罕有而郑重的表达。过去，一句话要走多久，才能从说者心中，来到阅者手上？它如果不巧地在爱因斯坦的“低速空间”里走了60年，到今天，是否会有对这



帆影

（水彩画）

忻鸿福

个新世界的忧伤？

忧伤并不在于时间计量参数的变更，而是大脑时间相对论归纳下的人类感知意识的变更——这种人与人之间需要经过3天（更何况是60年？）邮路的讯息传达，在60年后变得不可思议。

同样，对于出版也是。

一本书从作者的心里，到书者的面语，到图书编辑，到三校过后，到印到书店，再到读者的手中，这一漫长的流程时间在60年前可能会经过1-2年，甚至更长。在文学出版尚属不易的时代，作家是安静地坐在时间另一边的人；而在今天，谁都可以轻松地按下下一个回车键，令自己获得或多或少的读者，评论一事也变得再简单不过。

## 期待时间

苏德

表达媒介的变更，加上时间计量（在人类大脑时间相对论的作用影响下）同样发生的变更——很难说是谁先谁后，因为判断标准就是被判断者——令出版和阅读都产生了“类质变”的倾向。假如都还不愿意面对与接纳这种变更，也没关系，因为时间并不需要我们去妥协。它以温和的方式在代际更替的同时，做每一次时代的更新。

60年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依然在幽静的绍兴路上，进出其中的作家和责任编辑或已改变；祝生日快乐的同时，也更期待60年后的绍兴路，60年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期待时间对于出版和阅读方式变更后的新时代。

有报道称，盛大文学公司要投入百万元，创建一个百余人的白金书评人群体。其高层主管对进入这个群体的人的种种承诺，颇具几分诱惑，如：首批获白金书评人的30人，除了颁发“荣誉证书”，将“每月提供基本创作保障金及上不封顶的分成；对优秀书评作品将集结出版，并获得高额稿酬；可优先获得推荐进入鲁迅文学院培训的机会；可优先聘为盛大文学编委会委员，并获得相应酬金；有机会与明星、导演、制片人及游戏制作人面对面沟通”。

尽管其中的某些“承诺”让人有“空心汤圆”感觉，诸如：按照点击量与作者分成的销售模式，所谓“上不封顶”有什么实际意义？还有所谓“高额稿酬”、“相应酬金”都是很混账的字眼，在没有以合约形式签字前，都是当不得真的。

但看完报道，笔者还是心生些许感慨：该公司如此重视挖掘书评人，肯定是意识到了优秀书评人的匮乏，因而不惜斥资让那些长期处于网络“潜水”状态的书评人浮出水面。盛大文学下属的云中书城，拥有海量的图书，如果没有大量的书评作配套推介，其阅读量和点击量、销量如何上得去？从公司效益角度理解，此举当然有它的合理性，甚至也无可非议。

正因如此，在盛大种种承诺中，却疏忽了一个对优秀书评人来说最最最重要的承诺：如何尊重书评人独立的评判立场和艺术感觉？如果盛大招募的书评人充分享有对所有图书（包括该公司拥有销售权的图书）说“好话”也可说“坏话”的权利，拥有可评某本书，也可对某本书不予置评的权利，那就是在对整个社会的文学、文化发展做一件真正有益的好事，让我对该公司跳出一

己利益的博大胸襟心生感佩。如果他们只是为本公司“招募”书评“雇佣军”，那就不要以什么“白金书评人”的面貌出现，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某公司或出版社的图书推销员、宣传员，其独立性、客观性是难以保障的，因而也就很难在读者中树立其公信力，成为读者阅读趋向的权威引导者。

有志成为独立书评人的写作者不应见“利”而丧失应有的警觉，而读者对出自“雇佣军”手笔的书评，建议也勿轻信而去掏腰包。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篇随笔中，为我们描绘出受雇于出版社的职业书评人的痛苦生存状：他打开一个出版社责编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五册需要他限时写出书评的书，分别是《巴勒斯坦人到了十字路口》、《科学养奶牛》、《欧洲民主制简史》、《葡属东非的部族习俗》，还有一本是小说，书名是《躺着更舒服》。快到交稿时间了，他仍然极不愿意打开这些书，因为“一想到必须读这些书，甚至一闻到书的味道，他就跟不得不去吃冰冷的浇过蓖麻油的米粉布丁时的感觉一样，很不舒服”。他终于被迫在缭绕的烟雾中，快速地将五本书浏览一过，几乎大叫起来：“天哪，全是废话！”但他还是熬夜写完了全部书评，他的高效率来自脱“笔”而出的套话：“一本谁也不想错过的书”，“每一页都有值得记住的事”……奥威尔描绘的是上世纪中叶书评人的状态，在今天的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类似的现象呢？

催生独立书评人、影评人有效举措，首要在于切断书评人、影评人与出版公司、影视制作公司的利益链，为其打造独立表达的平台。在这方面报刊等权威媒介应该有所作为。

## 「招募」与「招安」

陈歌耕



文坛吃语

## 夏日絮语（外一篇）

我把注意力，放在一片云上，想你在云海，我拥有别人听不懂的涛声。我喜欢你在梦中见过的情节，那个情节，用一种英勇与无畏，一种以弱胜强，表达豪迈。梦经常可以做，但是这样的梦，一生只有一次。整个夏日的炎热里，我们学会了，微笑，或者沉默。

### 片段

记忆躲在暗夜，颤抖，一些片段，却轻松得，像水面上的鸟儿，飞起来。我惊讶于风的内心居然能够把一棵树吹绿吹暖，吹得结满思想的果子。此时，泪花汪成秋水一片，浸润了头顶的一弯新月。

### 五月里

五月里，我在窗前一望，庭院的大榕树就换了叶子，长成一棵青山。五月里，我在窗前再一望，花园的杜鹃就笑了起来，开成一片花海。五月里，远方的父母也肯定在窗前遥望，当然还有朋友，还有爱人，也一定会在梦里，遥望，他们一定能够看见，这座青山，这片花海。五月里，空气充满幸福，一座青葱，一片粉红，就把亲情、友情与爱情，装扮得风格独特，富有深意。

## 礼物

胡剑英

在我看来，邂逅一本好书，如同选对一件衣服，或是结交一位朋友。只不过衣服是物质的，朋友是灵性的，而书则属于精神层面，它们都像上帝送来的礼物，给我们的人生增添许多惊喜。

前不久逛街，欣欣然购回好看服饰的同时，也买回了几本好书。我想，所谓的好书就如同好看的衣服，各花入各眼，应该没有特指的界定。而我之所以把它们视为好书，是字里行间氤氲弥漫的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愁，像香熏灯前淡淡缭绕的馨香，幽幽回旋在初夏的夜里，让你不经意间就有了花的香气。

我以为，好书是用来养心的，它可以感化人的灵魂，感化人的情感，感化人的认知。而好看的衣服则更多用来养眼，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或许你就是别人眼里的风景。

我曾开玩笑地说，朋友是我的旗袍。旗袍不是流行服饰，也不是休闲装，拿来就能套上身，它必须量身定做，每个细小的环节都丝丝入扣，恰到好处地勾勒你的身线。朋友又何尝不是，只是关键词从贴身变成了贴心。

在人生的路途上，好书如建筑，华服如风景，而朋友，是阳光和空气。

## 十日谈

书香飘过一甲子

明刊《那些年，匆匆从绍兴路上走过……》

